

白话二十四史
明史——大明帝国史话
谢圣明摇黄立平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50 号院摇光里 150 号
陈月 晃苑 原惠 国原 威 远 京 转 · 缘

白话二十四史

明摇史

大明帝国史话

(四)

谢圣明摇黄立平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梁储传	员
石珤传	源
毛澄传	苑
汪俊传	圃
吴一鹏传	缘
何孟春传	苑
丰熙传	圃
徐文华传	圃
杨慎传	缘
张翀传	圃
费宏传	猿
翟奎传	獠
李时传	猿
袁炜传	獠
李春芳传	源
赵贞吉传	圃
乔宇传	源
孙交传	源
林俊传	圃
王廷相传	缘
王守仁传	缘
张璁传	圃
桂萼传	圃
方献夫传	缘
夏言传	怨

席书传	员四
霍韬传	员缘
黄宗明传	员猿
黄绾传	员缘
杨一清传	员怨
王琼传	员五
彭泽传	员四
毛伯温传	员缘
翁万达传	员愿
胡世宁传	员五
李承勋传	员四
郑晓传	员缘
伍文定传	员愿
张岳传	员员
韩邦奇传	员源
廖纪传	员五
王时中传	员愿
周期雍传	员怨
王杲传	员四
孙应奎传	员员
聂豹传	员猿
李默传	员缘
贾应春传	员五
张永明传	员愿
胡松传	员怨
赵炳然传	员员
郑岳传	员猿
唐胄传	员缘

李中传	苑
欧阳铎传	怨
潘坝传	园
欧阳重传	园
陈九畴传	源
翟鹏传	远
孙继鲁传	怨
曾铎传	园
丁汝夔传	源
杨守谦传	苑
王忬传	怨
杨选传	园
朱纨传	源
张经传	苑
胡宗宪传	怨
曹邦辅传	缘
李遂传	苑
唐顺之传	园
马录传	园
程启充传	缘
郑一鹏传	苑
唐枢传	怨
叶应骢传	园
陆粲传	猿
邓继曾传	远
杨言传	苑
杨名传	怨
张芹传	园

汪应轸传	國緣
齐之鸾传	國猿
许相卿传	國緣
余珊传	國猿
颜鲸传	國園
杨最传	國員
冯恩传	國猿
杨爵传	國苑
周怡传	國園
沈束传	國園
沈炼传	國猿
杨继盛传	國苑
杨允绳传	國園
桑乔传	國源
谢瑜传	國緣
徐学诗传	國苑
赵锦传	國憲
邹应龙传	國員
林润传	國源
马永传	國緣
周尚文传	國苑
马芳传	猿園
何卿传	猿緣

梁储传

梁储,字叔厚,广东顺德人。曾跟陈献章受业,中成化十四年(1478)会试第一名,选庶吉士,授职编修,不久兼任司经局校书。

弘治四年(1491),他升为侍讲,又转为洗马,在东宫中侍奉武宗读书。后来曾奉命去册封安南国君,拒不接受他的送礼。又过了很久,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参加编撰《会典》,而后又升任少詹事、吏部右侍郎。正德初年,改为左侍郎,又进升为尚书,专门掌管皇帝命令的起草,掌管詹事府。刘瑾摘取《会典》里的小毛病出来,梁储因此被贬为右侍郎。《孝宗实录》成书后,恢复职务重为尚书,不久加官太子太保,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刘瑾被杀后,他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内阁参与军政大事。后又加官少傅、太子太傅,入建极殿为大学士。

正德十年(1515)杨廷和死了父亲回家守丧,梁储做了首辅大臣,进官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当时正在修建乾清、坤宁宫,接着又要营建太素殿、天鹅房、船坞,梁储和同事靳贵、杨一清严词规劝。第二年春天,因为王位继承人还没确立,他上书请选择宗室中贤能的子弟来京城居住,作为皇储,武宗都没有作声。那年秋天,一清罢了官,由蒋冕接替了他。到第二年,靳贵也罢了官,毛纪进入内阁来。

武宗喜欢伪装外出,有一次曾走出西安门,过了一夜才回来。梁储等加以劝谏,他不听,不过他还是怕被朝中大臣知道。这年春天,他听了身边宠信宦官的话把百官召到左顺门来,明确告诉大家将在郊祀过后到南海子游览,打猎。梁储等和朝廷中的大臣规劝,都不肯听从。八月初一,他带了几十个人便装到昌平去。第二天,梁储、蒋冕、毛纪才发觉,他们追到沙河没追上,就连连上书请皇上

回来，武宗还是过了十三天才回来。梁储等因为国家没有接班人，而武宗又不停地外出游玩，朝廷内外人心不安，就极力重申立太子的请求，武宗又不作声。九月，武宗骑马走出居庸关，访问宣府，命令谷大用守住关门，不让朝中大臣跟出来。接着就又由宣府到达大同，在应州遇上了贼寇，差点出了乱子。梁储等心中忧怕，更急切地请求武宗返回来。奏章上了十几次，武宗却不为所动，除夕竟驻于宣府未归。

这个时候，武宗越发无道失德，一群小人掌了权，使朝廷里的政治乱作一团，人心惶惶。梁储怕自己不能够胜任，就在廷和除丧服后屡屡请召他回来。廷和回朝后，梁储就让开路，自己处在下边的位置上。凤阳守备宦官和镇守延绥、宁夏、大同、宣府的宦官们都请武宗再颁一道敕令让他们办理民事，武宗同意了。梁储等极力说不行，武宗不听。

正德十三年（员缘愿）七月，武宗听了江彬的怂恿，将要到边塞上游玩个遍。就托言边关有很多战争警报，现在要命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领天子的军队前往征战，让内阁起草敕令。阁臣不同意，武宗又召集百官到左顺门当面训话。廷和、蒋冕正在休假中，梁储、毛纪流着泪劝谏，大家也落了泪，武宗的决心仍不动摇。过后毛纪也称病告假，梁储一个人在殿上争了几次，武宗最终还是不听。过了一个月，武宗说大将军朱寿已经肃清边境，命令加封他为镇国公。梁储、毛纪上书说：“公虽然显贵，毕竟是别人的大臣。陛下继承祖宗的事业，是国家的君主，怎么能这么荒唐地自我贬低呢？封国公后，就要发给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也肯像陛下一样贬低身份吗？况且铁券上一定有免死的说明，陛下您万寿无疆，何苦这样妄自菲薄，蒙受那样不吉利的免死文字。名称既不正当，话说起来自然也不顺口。我们断然不敢为讨您的欢心苟且听从您，换取来日杀身灭门的大祸。”武宗也不回话，继续走过宣府、大同，直达延绥。梁储等几十次上书规劝，都放置一边。

不加考虑。

秦王申请关中的闲田当牧场 ,江彬、钱宁、张忠等都替他请求 ,武宗力排众议答应了他 ,传令阁臣起草制文。廷和、蒋冕称病不写 ,武宗愤怒极了。梁储估计争也没用 ,就呈上制文草稿说 :‘太祖高皇帝规定 ,这块土地不得给与藩王。这不是吝啬 ,而是考虑到这块土地广大而且富饶 ,假使藩王得到 ,多养兵马 ,富贵而且骄横 ,在坏人引诱下图谋不轨 ,将大大不利于国家。秦王你现在得到这块土地 ,应该较以前更加小心。不要收召坏人 ,不要多养兵马 ,不要听信狂人之言图谋不轨 ,震动四方 ,危害我的国家 ,到那时我即使想保护亲戚也可是没办法了啊。’武宗看后惊惧地说 :‘竟然这样可怕啊 !’事情就这样搁下了。第二年 ,武宗又要南巡。谏官们爬在宫门前规劝 ,梁储、蒋冕、毛纪对此也说了话 ,正好各个部曹里都有很多劝阻的大臣 ,武宗方才罢休。

宁王宸濠造起反来 ,武宗南下亲征 ,梁储、蒋冕一道陪同。路上听说反贼已经败灭 ,就连续上书请武宗起驾还宫。到扬州时 ,武宗考虑到南京举行郊祀。梁储、蒋冕考虑到此议一行 ,武宗回朝就更是无年无日了 ,所以极力说不行 ,上了三次书才达到目的。武宗因为宸濠即将解押来 ,问应该怎么处置他。梁储等请学宣宗征讨高煦的故事 ,罪人既已抓到 ,就马上班师回朝。又借着举行郊祭的时期改变、四方多灾、边疆有警报的名义 ,请武宗回京。上了八九次书 ,武宗却很少回去的意思。这年秋天 ,行宫中有一种像猪头一样的东西掉下来落在武宗面前 ,呈碧色 ,又跑进御妇的房里 ,像挂了一个人头的样子 ,这下人心惊动了。梁储、蒋冕借此用吓人的话进谏 ,武宗很有点动心了。可是一帮小人还想引导武宗游玩浙西 ,泛舟江、汉。梁储、蒋冕更怕了 ,就手拿奏章在行宫门前跪着哭泣 ,从中午直到傍晚时分。武宗派人取了奏章进去 ,叫他们起来 ,他们叩头在地 ,说 :‘没有得到皇上的圣旨 ,我们不敢起来。’武宗迫不得已 ,答应不多天就回京 ,他们才叩头而出。

武宗逝世后，杨廷和等决计迎接兴世子即帝位。按惯例，应当由内阁一名大臣和宦官、勋戚和礼官一起去。廷和想留下蒋冕帮助自己，考虑到梁储年老，或许他害怕出门，就假意惋惜梁储老了，不让他去。梁储激动地说：“哪有比这还大的事，我怎么会用衰老来推辞呢？”于是他和定国公徐光祚等到安陆的王府迎接世子进京。世子即位后，给事中张九叙等人弹劾梁储过去结交掌权的坏人，贪图荣禄。梁储连上三书请退休，世宗就命令给他敕令、车马，派行人把他送回家乡，每年按规定发放禄米、仆役给他。死后，他的儿子梁钧上书请加赠谥。吏部侍郎桂萼等说，梁储的为人和做官，有犯于公众舆论，进而把两京谏官弹劾梁储的奏章抄了递上去。世宗想到他是先朝旧臣，就特赠他为太师，谥文康。

石珪传

石珪，字邦彦，山东董城人。父亲石玉，做过山东按察使。石珪与哥哥石玠一起考中成化末年进士，改为庶吉士，授职检讨。后来他曾几次请病假在家闲住。

孝宗末年，他才做到修撰。正德改元后，升为南京侍读学士，又出任过南北两京祭酒，然后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应诏回朝改为礼部右侍郎，升左侍郎。武宗当初出游宣府，石珪曾上书极力谏劝，武宗不听。后来他改管翰林院。朝中大臣谏阻南巡，怕会有不测之祸，石珪曾上书挽救他们。十六年（明宪宗），他名义上做了礼部尚书，实掌詹事府。

世宗即位后，他代替王琼做了吏部尚书。过去一群小人掌权，人才选拔一事混浊不堪。石珪为人刚正，拒绝请托，那些触犯清议的人大多被降了职，一时很合众望，不过内阁杨廷和有些不高兴。所以才过两个月，他又改为掌詹事府，主管诰敕的收存。嘉靖元年

(员)他受命前往祭祀阙里和东岳。事情过后他回到家乡,屡次请求退休。谏官因为石珪名望很大,所以上书请予留用,于是他得以重新出来做官。三年五月,世宗诏命他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内阁参与机要大事。

世宗想在奉先殿边侧另建一所房子祭祀献帝,石珪抗言上书说那样不合于礼制。等朝中大臣爬在宫门前哭泣谏诤时,石珪和毛纪也帮着大家。不久,“大礼”议定后,毛纪离职而去。石珪又上书谏道:“‘大礼’一事已经过陛下钦定,无可再说了。但是我反复思考这件事,终觉得心中有所不安。心中有所不安而不说,说了怕触犯您而不敢全部说出来,那么陛下用我哪一点呢?我又用什么来报效君父呢?孝宗皇帝和昭圣皇太后是陛下的骨肉至亲。现在让几个远、贱而且谗佞的小人得以离间至亲,只知道迎合您,换取荣宠,也不为陛下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十月份的祭享典礼临近了,陛下您登临皇陵捧出配称,孝宗皇帝如果亲眼看到,心中难道能没有一点震动吗?对待已逝的亲人应该像他还在世一样。陛下继承祖先列圣的王统,而总领百神,驾御天下,怎么不加慎重,只听信小人的话,抵触千古不易的常典呢?”世宗接到奏章很不高兴,告诫他不要再说了。

第二年祖庙在太庙东边建成,世宗听从何渊的建议,要拆毁神宫监的官署,砍伐林木,来修通辇道。给事中韩楷、御史杨秦、叶忠等交相劝阻,忤逆世宗被扣发俸禄。给事中卫道接着又行劝谏,被贬官外调。石珪又抗言上书极力说不行,世宗不听。等祖庙修成以后,世宗想陪同章圣皇太后前往晋见,张璪、桂萼竭力促成此事。礼官刘龙等争不过。内阁大臣们也说了话,世宗不做答复,只是催礼官安排晋见的仪式。石珪于是上书说:“陛下想陪同皇太后晋见祖庙,我认为听从皇太后的命令固然是孝顺,但是孝顺有比听话还重要的。我实在不敢阿谀奉承,误了主上。我在想,按祖宗定下的家法,后妃入宫以后,没有无缘无故又走出过宫门的。况且太庙庄

重而且威严 ,不是四时的祭祀、合祭祖先的典礼 ,即使天子也不应轻易出入 ,何况是后妃 ?张璁等所称述的庙见之礼 ,是针对现在的奉先殿来说的。我朝神圣的祖宗们推行了一百五十年 ,已经成为常规 ,中间纳娶过的后妃不知多少 ,没有敢说到要晋见太庙的 ,怎么现在忽然提这种倡议 ?那些受您宠爱的佞臣哪里有忠君爱国的行为 ,陛下竟然要听他们的话 ?况且阴阳各有一定的位置 ,不能相互侵犯、超越。陛下身为百神的主宰 ,让母后无故在太庙的街门前出入 ,就是母亲干了父王才能做的事 ,阴侵犯了阳的位置 ,这是大大不可行的事啊。我岂不知君上的命令应该接受 ,但是只恐怕有碍于皇上的美德 ,所以不敢曲意顺随 ,形成君父的过错 ,亏负您上覆下载、化育万物的美德。’奏章递进宫里后 ,世宗大为恼火。

石珤为人清正、坚强 ,孜孜不倦 ,报效国家。曾几度上书给世宗 ,要他努力推行王道 ,清心寡欲 ,减少事端 ,辨别忠臣与奸邪 ,敦行宽大政策 ,不要急功近利。世宗以为他迂阔 ,不怎么喜欢他。讨论“大礼”时 ,世宗想拉他帮自己的忙 ,可是石珤据理力争 ,所持意见坚不可摇 ,失去了世宗的心 ,张璁、桂萼对他也不高兴。张璁、桂萼日夜想入内阁辅政 ,攻击费宏几无虚日。因为石珤品行高尚 ,无法给他加罪。到第二年春天 ,奸人王邦奇攻击杨廷和 ,诬蔑石珤和费宏也是奸党 ,他们两个于是请求离职还乡。世宗同意费宏乘坐驿站的官车 ,而指责石珤埋怨朝廷 ,不合乎大臣之义 ,一切恩典都不给他 ,他回家的行装只有载包裹、被子的一辆车子而已。京城的人们既惊且叹 ,说从来宰臣离开京城 ,没有像石珤这个样子的。自从石珤和杨廷和、蒋冕、毛纪因为强力谏诤被罢官后 ,一直到嘉靖末年 ,机要大臣没有再进逆耳忠言的了。石珤前后加官 ,从太子少保做到太保。嘉靖七年(1528)冬天去世后 ,谥文隐。隆庆初年 ,改谥文介。

毛澄传

毛澄，字宪清，江苏昆山人。考中弘治六年（~~1494~~）第一名进士，授职修撰，参预编写《会典》成书后，升右谕德，在东宫任直讲。武宗当时还是太子，告诉孝宗说毛澄讲课明白易懂，孝宗大为高兴。秋夜正在举行宴席，当即就撤了宴席给毛澄作为赏赐。

武宗登基以后，升他做了左庶子，值勤于经筵前。后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守丧。正德四年（~~1513~~），刘瑾摘取《会典》中的小毛病把参加编撰的人贬官，让毛澄当了侍读。脱下丧服回朝后升为侍讲学士，又升为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还曾当过礼部侍郎。

十二年（~~1521~~）六月，任礼部尚书。那年八月初一，武宗便装外出游玩，毛澄率领侍郎王瓚、顾清等上书请武宗回宫。后来又走出居庸关，到宣府去游玩，久留不回。毛澄等一次次上书谏劝，都不予答复。第二年正月，返回到京城，传令让百官身穿军装到郊外迎接，毛澄等请用平时的官服，武宗不允许。七月，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率领天子的部队巡守边防，到宣府去了，经过大同、山西到达榆林。毛澄等一次次飞章谏劝。到十二月份，又和朝中大臣们一起上书说：自去年正月以来，陛下车马数次外出巡游，顾不上在宫中安静地住下来。这次外出，又已经半年了。宗庙、社稷的祭祀典礼都是由人代为举行的，万寿节、元旦和冬至的朝贺礼仪都省略了。腊月初一的冬烝，省略而不举行，就有两年了。现在本年度即将结束，郊祀的日子已帮您占卜好了。皇祖的教导说：凡是祭祀天地，精诚就可以感天动地，怠慢就会祸不单行。现在您乘车远游在外，不知哪天回程。万一冰雪挡路，车马难行，元旦来不及亲自捧送玉帛到上帝面前，您心中怎么安稳得了？况且边境上荒凉、寒冷，冬天里尤其冷得厉害。我们这些大臣在京城里吃着厚味禄

米 抬头想到陛下您在外身体劳累 ,根底空虚 ,遥望陛下 ,忧心如醉。所以敬请打驾速回 ,亲自参加祭祀 ,这样国家、臣民都将幸运至极了。”武宗未予答复。

十四年(1459)二月 ,武宗刚刚回到京城 ,就指示礼部说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将派到京城两畿 ,并往山东瞻仰东岳 ,祭祀孔圣人 ,为百姓祈求幸福。”毛澄等大吃一惊 ,又和大臣们一起上书说 :“陛下是天地的儿子 ,继承祖宗的大业 ,四海九州只知道陛下有皇帝的称号。现在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发布这道圣旨的是陛下 ,加这个称号的 ,也是陛下 ,不知道接受这个称号的该是谁 ?如果因为皇储还没有确定 ,想求告普天下的名山大川 ,用以祈求神灵暗中相助 ,那么派遣使臣携带玉帛前去 ,足够表示您的敬意了。何必亲身捧着神像 ,献上香烛 ,像佛、老之徒那样干呢 ?”进而一一陈述了五条不能那样做的理由。武宗也不予回答。

宸濠在江西造起反来 ,武宗亲自南征以显示军威 ,后来在南京住了一年多。毛澄等一次又一次请他回北京。等返回到通州时 ,武宗听从江彬的话 ,打算立即把宸濠赐死。毛澄根据汉庶人的故事 ,请回到京城向郊庙告祭后 ,举行献俘仪式然后杀掉宸濠。武宗没听。宦官王堂镇守浙江 ,请为自己建立生祠 ,西番阐化王的使臣请额外赏赐他们九万斤茶叶 ,毛澄都竭力反对 ,武宗又不听。王琼要陷害彭泽 ,只有毛澄说明彭泽没罪。

武宗逝世以后 ,毛澄和大学士梁储、寿宁侯张鹤龄、驸马崔元、太监韦霖等到安陆迎接世宗。到安陆后 ,即将进去拜见世宗 ,有人考虑用天子之礼觐见。毛澄说 :“现在就行大礼 ,往后怎么增加呢 ?莫不是群臣劝进、皇储辞让的礼节都该废除了吗 ?”

世宗登基才六天 ,就发布圣旨要大臣讨论兴献王的主祀和尊称。五月七日 ,毛澄大会文武群臣 ,递上决议说 :“据查证 ,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 ,立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 ,供奉共王的祭

祀。共王是皇太子的亲生父亲。当时大司空师丹认为这样做私恩、大义都得到了照顾。现在陛下入宫继承了王统,应该像定陶王的例子办,以益王第二个儿子崇仁王朱厚炫入继为兴王的后裔,接任兴王,主持兴王的祭祀。又据查证,宋濮安懿王的儿子入继仁宗做儿子,就是后来的英宗。司马光认为应该以高官大爵尊崇濮王,称他王伯而不称其名。范镇也说:陛下既然给仁宗做儿子,如果再把濮王称为父亲,在大义上说来不恰当。于是为濮王立了庙,以赵宗朴为濮国公,供奉濮王的祭祀。程颐有言道:过继给人做儿子,就把人家称作父母,而把生身父母称作伯、叔父母,这是做人的大伦理准则。不过生养之恩也是再大不过的了,应该另立一个特殊的称号,如称为伯、叔父某国大王,这样既明确了王位的正统谱系,而亲生父亲也尊崇到了极点。现在兴献王是孝宗的弟弟,是陛下的生父,和濮安懿王的事正是一样。陛下应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是祭告兴献王或上书信给王妃,都自称侄皇帝某某,这样正统、私亲、大礼、私恩都考虑到了,这可以作为千秋万代的法则。”奏议递上后,世宗愤怒地说:“父母的称呼能改成这个样子吗?”下令重行议定。

本月二十四日,毛澄又召集大臣们一起递上决议说:《礼》规定过继给人就是人家的儿子,上自天子下到百姓都是一个样。兴献王的儿子只您一个,既然入宫继承王位,供奉宗庙的祭祀,所以我们以前的决议就想让崇仁王厚炫供奉兴献王的祭祀。至于称号,陛下应该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国大王,自称侄皇帝名字,这有宋朝程颐的话可以作为根据。按我朝的制度,皇帝对于宗室中的长辈,只称伯父、叔父,自称皇帝而不称名字。现在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大王,又自称名字,尊崇的礼数已达到了极点,我们不敢再有别的什么意见了。”进而又把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抄一份呈交世宗阅读。世宗又不愿听从,命令他广泛地考察前代的典礼,再商定好了报上来。

毛澄于是又召集大臣们上书议论说：我们再三在一起讨论，所以请改称兴献王为叔父，是为了说明王位正统的尊号不能有两。如果在叔父之称呼前加个皇字，那么陛下的伯父、叔父们就没法和献王平处了。在王前加个大字，天下其他的藩王就已经不能和献王相比了。兴献王的称号确定以后，王妃的称号就随着王，天底下的王妃们也无法和兴献王妃一样尊贵了。况且陛下以天下赡养父母，用以使他们心中高兴，不违反他们的愿望，这哪里是一家或一国对父母的赡养可以相提并论的？这已经是孔子所说的对父母以礼侍候了。其他尊崇为皇帝的说法，直称父母的主张，似乎不合礼制。尊崇为皇帝的错误，没有比魏明帝的诏书更错误的了。直称父母的错误，没有比宋朝程颐的议论更详细的了。最恰当的典礼，大都要不超出这个样子了。”并把魏明帝的诏书也抄一份交了上去。

当时，世宗决心坚定地想要推崇自己的父母，而进士张璁又抗言上书极力陈说礼官的荒谬。世宗动了心，就把毛澄等人的上书压在手头，久不下发。到了八月初一，又命令大臣们集中讨论。毛澄等又上书议论说：古代先王制礼是根据人情而来的。武宗既没有儿子，又没有兄弟，所以在宪庙的孙子们当中选择了陛下您。这是武宗把您看作同堂兄弟，您应该以孝宗为父亲，以慈寿为母亲，没有什么可疑的。您怎么能又考虑自家的双亲呢？”奏疏递进去，世宗不高兴，又留在宫中了。恰好给事中邢寰请讨论宪庙皇妃邵氏的称号，毛澄上书说：王妃生下献王，实际上也是陛下在谱系中的来历。但是既然继承了宪宗传下来的王位，就应该以孝宗为父，以慈寿太后为母亲。孝宗对宪庙的皇妃应称皇太妃，那么对陛下说来您应该尊称她为太皇太妃。这样，家族中的伦序既已排正，您对父母的私情、大义又都够深厚了。”奏疏呈上，世宗这次回答说：“知道了。”本月时世宗因为母妃将到，下令礼官讨论欢迎仪式。毛澄等请让王妃由崇文门进城再进东安门，世宗不同意。他又提出

由正阳左门进来再入大明东门,世宗又不同意。毛澄等坚持当初的意见不变,世宗竟自行确定了欢迎仪式,都从中门进来。

那时尊崇献王的礼数还没有确定,张璁又进呈《大礼或问》,世宗更加有意引用他。到九月底,把毛澄等以前的奏疏发下来,又命令礼官广泛采纳意见,然后拿个提案上来。毛澄等人料想势不得已,就和内阁大臣商议,加称兴王为帝,妃为后,用皇太后懿旨予以公布。然后毛澄才上书说:“我们那一点愚蠢的见地,在以前的奏议中都已经说过。现在使陛下您的心得到安慰,使大礼适用于现在而不违背情理,合于古礼又不失道理,那么有内阁的机要大臣在,请听取他们的意见。”世宗于是在十月二日以慈寿皇太后的旨意加兴献王封号为兴献帝,王妃为兴国太后,皇妃邵氏也尊为太皇太后,布告天下。但是世宗虽然勉强听从了大臣们的决议,内心仍然恼恨。十二月十一日又传下指示要加兴献王尊号为皇帝。内阁杨廷和等封还了皇上的亲笔批示,毛澄抗言上书反对,又和九卿乔宇等合力谏阻,世宗都不允准。第二年,嘉靖改元后正月里,清宁宫后边三个小宫遇灾。毛澄因此又说了一回,正好其他大臣中也有很多劝阻的,事情才暂时停下来。

毛澄为人端正,诚信,很有学问、品行,议论事情侃侃而谈,不屈不挠。世宗想推尊自己的亲生父亲,曾派遣宦官告诉他自己的意思,直至跪下来给他磕头。毛澄大吃一惊,急忙扶他起来。这个宦官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说‘哪个人没有父母,干么让我不得意’,请先生您一定改个主张。”接着拿出一袋金子送他。毛澄感慨地说:“我老迈昏庸,但是不能把典礼给坏了,现在只有一走了之,不参加讨论就是了。”他接着抗言上书五六次,称病告退,世宗一再安慰、挽留,不允许他退休。二年(1556)二月,病得厉害起来,又坚决要求,世宗才同意了。船走到兴济,他就病逝了。

在此之前,评定他拥立皇上的功劳,加升毛澄的官为太子太傅,荫封子孙为世袭锦衣指挥同知,他竭力推辞没有接受。世宗向